

# 住別的地方可以學到什麼

一位芝加哥藝術家和演員離家一季，  
找到了另一個讓他有歸屬感的地方。

圖文：東尼·費茲派翠克 TONY FITZPATRICK



巴黎聖母院我的心

我一年多前離開巴黎，沒有一天不渴望回去。我每週去聖母院四、五次，當時我在那裡當演員拍攝亞馬遜系列《愛國者 Patriot》的第二季。無論白天或黑夜，聖母院永遠都是那麼令人嘆為觀止。每當站在它旁邊，它總是令我震驚。我們一直拍到聖誕節前，在這段期間常在晚禱時走過聖母院，看到雄偉發光的彩色玻璃並聽到聖樂，那是早冬最美的時刻。這種經驗是一個里程碑，它改變了我的人生。住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讓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長。我的畫顯示了我注意到的一些東西。下面讓我稍加詳細說明。

巴黎聖母院於 1163 年開始興建，1250 年左右大致完成。從那時起，整修及翻新幾乎不曾間斷。這是人類最驚人的成就之一。雖然我不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巴黎聖母院建築之巍峨及其歷史之莊嚴讓我感到肅然起敬。

後來，我打開我的臉書 Facebook 頁面，看到聖母院在燃燒，我感到痛徹心扉。當你把你心獻給光之城巴黎時，它的痛苦就成為你自己刻骨銘心的痛。

除了思維敏捷的員工和消防員外，聖母院的設計師和建造者也救了它的結構。他們使人類憑想像打造出來這顆寶石很難被焚毀。

巴黎和芝加哥都有成群的非本土鳥類。芝加哥大學及其周圍住著大量的綠色僧侶長尾小鸚鵡。他們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就一直在那裡。巴黎有一大堆金絲雀，這些可能是從籠子逃出來的鳥已經適應了戶外的氣候。在巴黎，會唱歌的籠鳥仍然是一大生意，尤其因為能唱出可愛的歌曲而備受推崇。路易士·萊皮內廣場 Place Louis Lepine 星期天有鳥市場。這個鳥市場在聖母院附近，金絲雀、鸚鵡、愛情鳥、和許多其他的鳴鳥交易活躍。還有一個花卉市場，稍微沖淡了鳥類買賣的悲傷和醜陋。當我們在盧森堡花園拍攝時，我以為我看到了一隻猩紅色的唐納雀。但當我走近時，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然後，當我穿過鳥市場——一看到這麼多美麗的鳥關在小籠子裡，我悶悶不樂——我才發現我那次看到的一隻紅色基因金絲

雀，它是被養來當籠鳥賣的。我喜歡想起那些逃離鳥籠主人的鳥，在巴黎的大公園裡自由自在，牠們就像美麗的逃犯。

許多人愛上了巴黎。我愛到海枯石爛。但我有幸在那裡住了四個月，在那些日子我去了解這座城市，並用舉世無雙的法式長條麵包去吸取那豐富的文化肉湯。熟悉這個地方需要時間和好奇心。它的回報不但有令人讚嘆的——就像第一次近距離看艾菲爾鐵塔——而且也有規模較小的，就像在街道上四處搜尋時發現到小寶物。在一些行政區，有賣陶瓷、舊服裝首飾、海報、圍巾、古老的戲劇節目表、木刻和粘土雕像的店舖——一百年前的東西和一百天前的東西雜陳並列。巴黎是一個不願僅因美麗的物品老舊就把它扔掉的城市。許多客房和酒店大堂的簡潔線條和玻璃牆既有現代感又有永恆品質。巴黎就是這樣的地方。它是人們渴望歸屬的地方。

巴黎是一個鄰里的城市，我的鄰里是共和國的。它環繞著同名的廣場，有一座 75 英尺高的紀念碑坐落此處，紀念碑最上面是瑪麗安的雕像，她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化身。她俯瞰一個 8 英畝的公共廣場，在那裡我目睹了抗議、音樂表演、和孩子們的滑板絕技。

2015 年 11 月，巴塔克蘭 Bataclan 劇院和幾家餐館發生恐怖攻擊的隔天早上，一名年輕人將鍵盤樂器載到共和國廣場。由於前一天晚上的恐怖事件猶驚魂未定，這座城市靜悄悄，毫無動靜。這個男人開始演奏約翰·藍儂 John Lennon 的「想像」，接著便有一群人圍了過來，有的哭泣，有的靜靜地哼唱著。

對於剛發生過的事情來說，這是近乎完美的止痛膏。巴黎人不會屈服於野蠻和恐懼。他們將繼續創作音樂、創作藝術，以及過自己的生活。我住那裡時迷上了瑪麗安娜 Marianne 的雕像。大多數早晨，我繞著廣場走兩圈，一英里多一點。我開始蒐集這座雕像的照片。對於法國人，她是有力的象徵，也強烈地提醒人們，自由、平等和博愛是他們國家賴以建立的基礎。她是一個奇蹟。她提醒我們，我們虧



聖心堂的翻飛鴿 (給阿娜伊斯·寧 Anais Nin)



美麗的逃犯（一首巴黎夜曲）



綠寶石鳥（里歐諾拉·卡林敦 Leonora Carrington 的苦艾酒鳥）



秋天聖徒（紅衣兒童的聖徒）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看守者（在破曉時分）

欠我們自己的共和國以及我們彼此虧欠什麼東西。

巴黎有各種形式的交通——四輪、兩輪、機動，和人力；你周圍有無所不在的交通工具，你必須小心翼翼走入街道，否則你會被車撞。我看過摩托車撞上汽車，騎自行車的人被「車門撞倒」，以及許多與交通有關的災難。但是，它的魯莽在某種程度上有如瘋狂的音樂。不要試圖穿越圍繞凱旋門的 12 條交通要道。有一條隧道可以通到凱旋門。

巴黎有自行車租賃制度。自行車本身就是可愛的物品——設計優雅而精美。對我來說，它的功能幾乎是後來才添加的。我有時幫自行車拍照，不論獨自停放的，還是當我看到自行車停滿整個車站時。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也許是因為法國人意識到周圍環境是多麼的美，並將美注入他們所製造的物品。

我和內人搭了一個叫莫妮克的計程車司機開的車，她用各種造型的米奇和米妮老鼠毛絨布偶以及她堅持要我們品嚐的薰衣草糖果來裝飾她的計程車。她風騷地微笑著，告訴我們她愛我們，並解釋說，她開計程車是因為她在尋找愛情。她告訴我們，「我只有 76 歲，還沒準備退休。」我們下車時，她為我們唱了一首艾迪特·皮雅芙 Edith Piaf 的歌。

在巴黎邊漫步，邊想像夏爾·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帕甫羅·畢卡索 Pablo Picasso、安德烈·布勒東 Andre Breton 和卡米爾·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 走過同樣的鵝卵石道路，這很奇特。在那裡，我讀了羅格·沙特克 Roger Shattuck 的《宴會歲月 The Banquet Years》，這是一部上個世紀末前衛派的歷史。它追溯了四個有缺陷但極有創造天分的人所走過的道路：作家阿爾弗雷德·賈里 Alfred Jarry、畫家亨利·盧梭 Henri Rousseau、作曲家埃里克·薩蒂 Erik Satie，和詩人／藝術理論家紀洛姆·阿波利奈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他們在蒙馬特跑來跑去，喜歡開宴會，喝苦艾酒喝得酩酊大醉。蒙馬特仍然留有那一代人的鬼魂，而我們因在曲折的街道迷

路而得到回報。

我並沒有迷失，每天晚上在超現實主義的搖籃中休息深深吸引著我。我也不會失去我對這座城市的熱愛，以及我喜歡至少部分時間住在這裡，因為它有辦法解放你的思維，讓你理解什麼是偉大的詩歌及偉大的希望可能達到的和不可能達到的。

在巴黎的四個月即將結束時，我意識到離開將很難——當我離開時，我的一部分將會消失。我感覺自己如此有活力，而且我的心靈和這裡的鬼魂有所聯繫，我有幾分想要在這個神奇的地方安身立命下來。接近我拍攝的最後一天，我到拉雪茲神父公墓 (Pere Lachaise Cemetery)，去向那些為我照亮道路的名人致敬。

我對在那裡盤據生後世界的名人名單感到驚訝。許多美國人直奔吉姆·莫里森 Jim Morrison 的墳墓。我找到了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歐諾黑·德·巴爾札克 Honore de Balzac、奧諾雷·杜米埃 Honore Daumier、及科萊特 Colette。我聆聽了弗雷德里克·蕭邦 Frederic Chopin 的墳墓裡的夜曲和瑪麗亞·卡拉斯 Maria Callas 的詠嘆調。我希望艾迪特·皮雅芙在灰色的石頭間找到愛情，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找到了安息。我喜歡相信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在這個安靜的乙太中仍然忙於追憶。

每個人都想成為這個城市景觀的一部分，與那些發光發亮的鬼魂為伍，因為他們生前塑造了巴黎的詩歌、音樂、舞蹈、繪畫，和其他形式的魔法。任何悲劇、艱難困苦或黑暗都無法澆熄巴黎的喜悅。無論發生什麼事，她還是跳舞，她還是唱歌。她是一首詩，她喚醒了我內心裡想歌唱的希望。

東尼·費茲派翠克在亞馬遜的《愛國者 Patriot》中飾演傑克·伯德巴斯 Jack Birdbath。他的作品被收錄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大聲彈奏 Play It Loud》展覽中。